

晒被子

◎阿虎

秋日暖阳,爱家人大都会珍惜洒满阳光的窗口。虽然我也已经步入老年,但还清楚地记得我的外婆特别喜欢晒被子。晒了盖的晒垫的,晒了这床又晒那床,只要看到小院内晒着蓝印花布的棉被,我就知道外婆没有远离,心中就有一种“家”的踏实感。晚上钻进暖烘烘的被窝,闻着太阳的香味,恬然入梦,一觉睡到大天亮。

受外婆的影响,母亲也喜欢晒被子。有太阳的冬日,我们家常常会晾晒被子,洋溢着花花绿绿的生动色彩,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。无论我们外出多远、多长时间,回家时只要看到晒着被子,就知道母亲一定在家,一定做好了香喷喷的饭菜等我们。

晒着的被子就像消息树,早早地让外出的孩子知道母亲的动向,给家里人一片宁静、一缕醇香。

从没想到我会比外婆和母亲更“贪婪”,被子晒得更多更勤,因为我知道紫外线可以消毒灭菌,因为我的家人也喜欢有太阳香的被窝;我也会像外婆和母亲一样,把被子拍得“嘭嘭”作响,这些温暖的传承都缘于我从爱的隧道走过。

前天,女儿在楼下发信息:“今天我忘了带汽车钥匙,正在着急,忽然看到我们家窗口晒着被子,我就知道你在。”

我怦然心动,女儿的感觉竟与我相同。是啊,自家晒架上晒着被子,那真是暖人的信号,因为窗口晒着被子,你的亲人在家守望着你;因为“无论是国王还是农夫,只要能在家里找到安宁,他就是最幸福的人。”

那晒在阳光里的被子,如同最早迎候远归人的故里灯火,如同慈母手中的丝线,时时会进入我们思念的美梦。

水笔风波

◎金铭

我在一家新开的超市购买了几支水笔。回家后发现,其中一支红水笔怎么也写不出字来,于是回去请老板看看是什么原因。老板看后说:“你把它掉到地上,笔尖上的圆珠没了。”看她这么武断,我有点生气。但她很忙,不好意思耽误她的生意,就走了。回家后,我试着将水笔用热水泡过,再取出来甩了几下,竟然写出字来了。

我又赶去超市告诉老板,主要是为了洗清我的“不白之冤”。老板不在,我就把情况告诉了一名收银员。

过了几天,我又到这家超市买东西,正好是上次那个收银员值班。他告诉我:“你的事我们老板知道了,老板说你老先生再来买货,要给优惠。”然后不由分说地给我结账打出了小票,我只好领情。

都说现在有些人戾气大,其实大家都和和气气弄清事实、心怀善意,争执和伤害就会少很多。



牵手

◎子穆

只有庄稼在听她说

◎陈旭东

勃地跟我自驾旅行了三十六个小时。就是回来后,休整了几天才缓过神来。

于是从南京回家度假那些不多的日子里,我总会找各种理由开车带上她出去。此时,她那些常挂在嘴边的蚕豆要薅草、水稻要打药水之类听上去迫在眉睫的大事便似乎不重要了,不管在干什么都能丢得下,放得开。

来回特意走不同的路,妈妈总不晕车,还兴致勃勃,讲话声音盖过我放的音乐,讲村里的各种事,多半是与生死有关、与老人疾病有关、与家庭灾难有关的人间百态。

我索性关了音乐,认真听她到底说的什么。她的故事版本老套,除了故事的主人公改变了地点和姓名外,其他都是雷同的。子女不孝的、骑电动车出了交通事故的、自杀的、得了糖尿病血糖高了还不知道怎么调理饮食的……我想说话插不进,她只管一味地讲,全然不考虑听众是否听得进,是否听得懂。其实,老家很多她认识的人我已经不认识了。

好不容易趁她停顿的空隙插进了话,我便跟她灌输“得与舍”的理念,目的是让她放弃那些“珍藏”在冰箱里吃剩的、不知有没有变质的食物。我经常趁她不在家时,给冰箱大扫除,扔掉一些可疑的食物,还留一点觉得勉强可以存放的。等她回来发现冰箱里似乎少了什么,就猜到是我干的坏事,拿着长柄笤帚四处追着我打;又打电话跟女儿告状,数落我的大逆不道,还到附近的垃圾箱去找。可我早把扔掉的食物包括一些垃圾一把火“焚尸灭迹”了。让她想不到到底少了啥。通常,也仅仅五分钟,她就会把这些不快都遗忘了。

我说,养条狗吧,可以陪陪你。妈妈说不喜欢狗。其实我发现她还是不愿恶狗的,小店的狗经常饥肠辘辘找吃的,她总是想方设法弄点食物给它。

我说,那养几只鸡仔吧,天天可以吃新鲜的鸡蛋,反正家里是开粮食加工坊的,不愁鸡吃的谷物。妈妈说,鸡窝没地方搭,太臭了!其实我家是不缺空地的。

我只好说那养一只羊也行啊,家旁边的公路两侧都是树林,野草丰茂。“豁切!我才不养呢!”妈妈说邻居家养的两只老公羊整天叫唤,听着还以为出什么事了。

我没辙了,实在想不起能给她一个怎样的建议,可以让她独自活得有趣些。

妈妈有她的小心思,知道自己一旦被这些动物家禽磕绊住了,就不能来去自由了,就是到县城的女儿家小住几天也会放心不下的。

前几天,妈妈告诉我去妹妹家了,回来后没有在电话里跟我讲令她开心的事,我就知道这次去诸事不利。可能是妹妹一门心思放在小孩的学习上了,而妹妹又是乡政府要员,整天早出晚归、忙忙碌碌,没有人顾得上她。她做的饭也没有人吃好了,她又怕影响了外孙女安心做作业,总之住在那里她感觉自己就是个累赘。妈妈没说,我心知肚明。

又离家去南京上班,对母亲来说就又一次忧伤的离别。我在院子里洗着车,做出行准备,妈妈在院子里栽早晨刚买的什么秧苗。

妈妈央求:“明天去吧?再在家待一天。”

我回答得很坚决:“不行,今天得去,工地有事!”为了缓和一下气氛,我又无力地加一句:“不久就会回来的……”其实路途挺远,开车也挺累的,要不是为了回来看看老娘,我都不愿频繁回家。说父母在、家便在,这话我信,也深有体会。

妈妈手里栽着苗,好像在跟我说,也好像在自言自语:“上次买的辣椒秧子太小了,才活了两根,这次看能活几根……这棵橘子树太给力了,挂满了果,吃不完,你又不回家……还有,玉米也收了好多……”

妈妈年轻时是靠说话被选拔到乡政府工作的。我跟妈妈说,你那是虚荣,喜欢出风头;妈妈说,都是领导叫她那样做的,读大字报、开会促生产,到台上讲话……用高级的词来说,妈妈的出风头就是宣传,她在这方面有天赋。

可是,人到暮年,妈妈说话再也没人听了,题材老旧,观念落后。想来想去,也可能只有庄稼不嫌了,但愿它们能和妈妈说话。